

秦汉时期易学与脏腑辨证^{*}

★ 杨雪梅 李德杏 王玉兴 李巧芬 (天津中医药大学医史教研室 天津 300193)

摘要:秦汉时期,医家的脏腑辨证学说与易学都是在不断吸收先秦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孕育形成的。汉代易学将《周易》与阴阳五行说合为一体,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宇宙时空模式。脏腑辨证的思维方法和理论也源于这样的模式。不但汉易象数与五行藏象异曲同工,而且汉易灾异说所论天时人病与《内经》的“藏气法时”论也颇多相似。这都反映了二者同出一源又相融共参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秦汉时期;脏腑辨证;汉易象数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The Pregnent of ZANG-fu differentiation Theory with the Yi theory in the Period of QinHan Dynasty

YANG Xue-Mei ,LI De-Xing ,WANG Yu-X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njnin 300193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QinHan dynasty ,ZANG-fu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Yi theory had been both set up from continually absorbing the Yinyangwuxing theory developed by qin dynasty .Han yi theory set up a world mordei joining nature and humanbing by combining ZhouYi and Yinyangwuxing theory as the same as the. ZANG-fu differentiation theory . Not only were the same the signity and the numbers of Han yi theory as the wuxing organs, but also the Hanyi theory of diseases and disarsters occurring by varing of the nature and the theory of “Zang Qi FaShi” from *Nei Jing* . So both of the two theories were from the same source and impacted each other.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QinHan dynasty, ZANG-fu differentiation theory, the signity and the numbers of Han yi theory

*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项目(2001-J-Z-01)。

[17]清·吴谦.医宗金鉴(第一分册,订正仲景全书金匱要略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3:610.

[18]清·张璐.明清中医名著丛刊:张氏医通[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226.

[19]清·沈金鳌.伤寒论纲目[M].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136.

[20]清·唐容川.唐容川医学全书:金匱要略浅注补正[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475.

[21]宋·王昶.历代中医珍本集成(十)全生指迷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45.

[22]范仁忠,王键.肝胆病的中医特色治疗.附录《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标准(试行)》[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523.

[23]李经纬,孙学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及续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58.

[24]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1703.

[25]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236.

[26]清·喻嘉言.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喻嘉言医学全书(寓意草).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425.

(收稿日期:2007-08-23)

传统中医学的理论是在秦汉时期奠定的,包括它的核心理论藏象学说,脏腑辨证之说就发端于此。而《易经》上古时期即已流传,至秦汉时期不但渐成专门注疏之学,并同时浸润于旁门各学术之中。与当时的医学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研究二者的关系,不但能深入了解脏腑辨证学说的思想来源和学术源流,而且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的理解和认识“医易相通”的观点。

1 共援阴阳五行说,建构“天人合一”的时空模型

中医五脏的理法方药病证,无不是根据阴阳五行理论而建立起来的。而易学同样与阴阳五行学说紧密结合。这两种结合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先秦时期,《周易》、五行学说已在流传,五行分类与八卦分类则几乎同时在此时形成。先秦文献中已经能够看到五行、四(五)时、四(五)方的配合,甚而与五脏联系起来。但这些配属模式并不统一。如成于春秋战国之交的《管子》的五行配属模式,“幼官”、“水地”、“四时”、“五行”等篇都有涉及。“幼官”、“水地”两篇自身的五脏、五体配属就不同,而该书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与秦汉别家之书也不同,更与《素问》、《灵枢》迥异,恐为先秦或早期旧说,或为当时另门别派。成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成于西汉的《礼记·月令》与《淮南子·时则训》都谈到五时祭之配五脏,配序一致,应出一源。尤其《淮南子·坠形训》言五方之人,其五行与五脏、五窍、五体之配合与《素问》、《灵枢》已大致相同。至东汉的《白虎通义》“性情”一篇所言五脏五行之类例,及其言“藏象”诸事,基本上已与《素问》、《灵枢》相同。五时祭之配五脏的顺序已经暗含了五行相克的关系,五行、五时、五脏的配属顺序也反映了五行相生的关系。而在《内经》中,其所建构的四时五脏阴阳体系已臻至完备,这也反映了《内经》时代的阴阳五行说已经发展至成熟阶段了。

《易传》一般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所著。帛书本《易传》已开始出现以五行解易的倾向。通行本《易传》中虽没有“五行”之词,但蕴涵了阴阳五行之理。《系辞》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1]。《说卦》在阐述八卦的取象时,认为“乾为金”、“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已明言这四卦的五行属性。可以看出,《系辞》和《说卦》受了战国时代五行学说的影响,《管子》有《五行》篇,以五行正天时,即以木为春、火为夏、土为季夏,金为秋,水为冬。《管子·四时》亦执此说。又《管子》有《地员》,将土地因其情况分为“五粟之土”、“五沃之土”、“五沙之土”等,各分为五类,与其相应的农作物亦各分为五类。此当是阴阳五行家讲的天数五和地数五,即以五数区分天时和地利的层次,说明农业发展所倚赖的自然条件。《系辞》和《说卦》的作者吸收了这种观点,用来解释大衍之数出自天地之数。但是,还没有以金木水火土的范畴解释《周易》。发展至两汉,阴阳五行学说已经成为各位经学大家的说理工具。以五行说解《周易》始于汉易京房^[2]。其中的五行生克说,本于《淮南子·天文训》:“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以胜击杀,胜而无极。以专从事,专而有功。以义行理,名立而不堕。以保畜养,万

物蕃昌。以困举事,破灭死亡。”^[2]此是以五行生克论人事吉凶。京房取其义,解说卦爻象的吉凶。《京房易传》说:“阴阳运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3]这是说,《周易》包括了阴阳二气运行和五行生克之理,体现了天地万物的德性,不仅可以推断天下之理,还可以规定人类生活的准则。京房易学将阴阳二气的运动和五行之气的生克表现在八卦和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之中,通过其卦气说,建立起一个以阴阳五行为间架的理论体系,用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其后杨雄《太玄》、刘向《洪范五行传》皆以阴阳五行说讲灾异和占验。从孟京易学到《易纬》,到郑玄、荀爽解易,都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进而发展了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促进了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交流和互相渗透,形成对宇宙认识的稳定架构。汉易明确提出了阴阳与五行的关系:五行是阴阳二气所生,五行是阴阳二气的物质所形成。五行内容包含着阴阳,阴阳通过五行得以体现。这种关系构成了阴阳五行相互交融一体的宇宙图式。这种认识于西汉时期最为鼎盛。自此阴阳(八卦)五行成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方式。阴阳五行学说已成为解释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论如天文、医学的理论基础。

2 汉易象数与五行藏象剖析

从《管子·幼官》到《礼记·月令》等文献来看,五行的产生当与日月运行的周期有关,反映的是太阳的循环运动模式。太阳的运行,产生了春、夏、长夏、秋、冬五季,即是五行,并根据五季的性质,概括出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代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气化生五类物质,以木、火、土、金、水标示之,反映了五行相生的规律。但秋凉扼杀了春生之物,冬寒清除了夏热,反映了五行相克的规律。

汉易吸收了早期的五行学说,建立象数易学,使得“象数”模式成为《周易》的基本思维模型。《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段话讲天地之数,用来解释“大衍之数”。而《礼记·月令》开始以五行相生说明一年四季的顺序,四季配以七八九六五之数。以天地之数配五行,始见于《尚书大传·五行传》:“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扬雄的《太玄》也以五行学说说明四季的变化。其于《玄图》中说:“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其于《玄数》中说:“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郑玄吸收上述观点认为《系辞》中天地之数就是《月令》中讲的数,都是五行之数。天地之数配五行,有生数和成数,一二三四五之数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之数为成数。并且天数为奇,地数为偶。奇偶相配,也即阴阳相合,才可化生万物。所以天地之数各相配合,即地六配天一,地二配天七,地八配天三,地四配天九,地十配天五,此即“二五阴阳各有合”,天地之气

方能化生万物。总数五十有五,就是大衍之数。他以天地之数配五行、四方,表示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天一生水于北”,说明阳气始于北方水。“地二生火于南”,说明阴气始于南方火。“天三生木于东”,说明阳气兴盛。“地四生金于西”,说明阴气兴盛。土居中央,分管四时。但只有阴气或只有阳气还不能生成万物,所以四方之数又是阴阳(奇偶)相配的。郑玄此说后来被称为五行生成说,该说将天地之数看成是五行之气化生万物的法则。以“二五阴阳之合”说明万物的形成,用五行象数构造了一个宇宙时空模型。郑玄此说在汉易象数之学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成于战国至秦汉之际(也有认为是两汉)的《黄帝内经》,也广泛地运用了五行象数模型,建立了以五脏为核心的将人体与宇宙时空、气象、物候有机结合的“四时五脏阴阳”藏象体系。脏腑辨证说直接导源于这个体系。综合《素问》之《阴阳应象大论》、《金匱真言论》、《六节藏象论》、《五藏生成篇》、《五藏别论》以及《灵枢》中《本脏》等有关脏腑功能论述的各篇,可以得出藏象理论的核心,即以五脏为主题的五个功能活动系统。《内经》确定了左肝右肺、心上肾下、脾居中央的五藏方位。这与上述五行生成说所建立的图式是吻合的。图中,左为三八木,配肝,居东方,主阳气上升,右为四九金,居西方,主阴气下降,上为二七火,配心,居南,为阳气上升最高点;下为一六水,配肾,居北,为阳气下降最低点。土居中央,分管四时,“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即“脾主中央”。正如《素问·太阴阳明论》所云:“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于天地。”^[4]

此外,《素问·金匱真言论》将肝、心、脾、肺、肾分别配以五行成数八、七、五、九、六。也是这种图式的反映。

西汉末年,谶纬之学盛行。《易纬》解易的代表作《乾凿度》吸纳了京房的八卦卦气说、明堂九室说以及九宫占候术建立了九宫数图。将九宫数与八卦相配,用“太一行九宫”表示一年气候(节气)的变化。战国时代成书的《周易·说卦传》已经有了这种方位排列顺序:“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万物之所归也。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震,东方也。万物出乎震。巽,东南也。言万物亟齐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万物皆相见。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上述八卦,每一卦主司一个方位和三个节气,象征着一年中的季节与方位的变化,反映了一年中间阴二气的消长转化,及万物的生长壮老死规律。九宫数图将这个八卦方位配以数字: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兑七、艮八,五居中宫。

这种九宫图式,在《内经》中也有所反映。《素问·五常政大论》将五脏病变与九宫数相联系,如“委和之季”,“邪伤于肝”,“胥于三”(震宫木数);“伏明之季”,“邪伤心也”,“胥于九”(离宫火数);“卑监之季”,“邪伤脾也”,“其胥四维”(中宫上通四方);“从革之季”,“邪伤肺也”,“胥于七”(兑宫金数);“涸流之季”,“邪伤肾也”,“胥于一”(坎宫水数)。《灵枢·九宫八风篇》则直接引用八卦理论,结合九宫及斗建纲月,以八

方之风来判断气候的正常与反常,并将八卦与脏腑相配。即北为坎卦应肾,南为离卦应心,东为震卦应肝,西为兑卦应肺,东北为艮卦应大肠,东南为巽卦应胃,西南为坤卦应脾,西北为乾卦应小肠。

《内经》极为重视五十营的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五十”之数合于大衍之数。大衍之数来源于月亮的运行规律^[5]。月亮一年运行五十特征点,人气一日运行五十周。以脏腑分阴阳,则昼行腑经,夜行脏经。《灵枢·脉度》说:“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6]日月分昼夜,所以昼行二十五,夜行二十五。值得注意的是,卫气运行的终始点在目。《灵枢·根结》、《灵枢·卫气》都提出“命门者,目也。”王冰注《素问·阴阳离合论》时说:“命门者藏精,光照之所则两目也。”就是说,命门是贮藏精气的,而命门的功能表现却在两目。对照前面谈到的九宫说,其八卦方位,艮卦位于东北方春分点的位置,正是阴尽阳出的点位,即《说卦》所谓成始成终之卦。《说文》说艮“从匕从目”,故易学家谓艮有目、视象。目是卫气的成始成终会合点。

西汉河上公用《周易》解《老子》,同时还有五脏藏五神的论述,已露藏象之端倪。其太极图式被东汉魏伯阳所继承,并著《周易参同契》。魏伯阳吸收了汉代易学成果,将阴阳五行学说归之于《周易》的体系,把《周易》奉为炼丹术的理论基础,开道教易学之先声。因炼丹要结合人体的生理特点,这就与医学联系起来,所以该书是确实的将医学与易学结合起来了。《参同契》利用汉代的卦气说,结合人体五脏的生理讲述炼丹技术,提出的观点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受京房和《易纬》影响,他认为坎离二卦是六十四卦变易的根本,乃乾坤二卦之用,虽不主管某一气候,却是消息卦阴阳升降之依据。如同日月在天地的运行一样,不主管某一季节,但却是四时变易的根本。按取象说,离火为日为阳;坎水为月,为阴。炼丹即是坎离相抱,龙虎相交,水火相通,如同日月阴阳相合的过程。至宋代,陈抟、邵雍等人则将乾坤炉鼎解释为人的身体,坎离解释为身体中的水火二气或阴阳二气。将之归为炼内丹了。后世医家关于心肾的坎离水火之说盖源于此。并且魏氏还发挥了京房以来的汉易中的五行说,提出“三五与一”说。旧本《参同契》载有三五至精图。图中,土居中央;左边,火居左上,木居左下,因木火相生,表示左为离;右边,水居右上,金居右下,因金水相生,表示右为坎;下边为一白圈指丹药。以五行配五脏,用五行相生解释五脏的关系,来说明药物之间的关系。肝为木,肺为金,肾为水,脾为土,火为心。以脾为五脏之祖,比喻土作为药物乃炼成丹药的根基,所谓“三物一家,都归戊己”,三物指金水木或金水火,火木皆指水银升华;戊己指中央土。这样又为后世医家认识五行五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图式和依据。另外,从其月体纳甲说,还可以找到《内经》所谓“孤脏”脾与“孤腑”三焦合为人身太极的依据。从其十二月配十二经脉的图式中可以看出,足太阴脾经与手少阳三焦经正处于天门、地户的位置,是阴阳之气消长的终始点。

3 汉易灾验说与“藏气法时”论

《左传》记载了“六气致病说”,认为天有六气(阴阳风雨

晦明),并把六气变化同四时五节及生物之五味、五色、六种疾病的发生联系起来。其中“风淫末疾”、“雨淫腹疾”完全可以与《内经》中肝脾的生理病理特点相联属。《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则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天文、气象、物候、病候的关联。两书所记内容基本相同(同《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也有颇多相似之处)。汉代易学吸收了这些内容,建立卦气说,讲述不同时节物候、星相、疾病、灾害的发生。其特点是把卦爻之象同天象、气象、物候、疾病、时政联系起来,建立一个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完整的体系。纬书《通卦验》尤其谈到一年二十四节气中气候异常情况下疾病发生的状况。如节气为白露时,如果气候比季节来得晚,即“当至不至”,则“六畜多伤。人足太阴脉虚,人多病瘕泄”。若气候比季节来得早,即“未当至而至”,则“人足太阴脉盛,多病心胀,闭症瘕”。灾应所在为惊蛰。这属于易学中的月体纳甲法,以一年分十二月对应二十四节气和十二经脉,论述人体十二经脉的病证。

而《内经》中关于脏腑的病证,亦是“法时”而论的。其中《素问·藏气法时论》论述了五脏之气同四时的关系,就五行生克规律谈五脏病候的变化规律和治疗方法。《素问·玉机真藏论》也说:“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传五脏而当死。”^[4]这是将一年十二个月分为五行,每行 2.4 个月。五行按所胜而传,即是隔一而传,如肝木有病,隔心火 2.4 个月传其所胜脾土,就得三个月。不愈,由脾土隔肺金 2.4 个月传其所胜肾水,就得六个月。

《素问·六节藏象论》说:“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脏。”^[4]阐明五脏五时以五行为媒介,其气两两相合,正常情况下各自之间有相胜(克)的制约关系,所谓“五气更至,各有所胜”。而“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4]这是说反常情况下五时五脏会有各自乘侮的变化关系。

至于唐王冰补入《内经》的运气七篇,大约成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在类似《通卦验》的气象医学的基础之上,运气七篇已经建立了一套精密完整的五运六气学说。究其实质,该学说是在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上,将四时气象同五脏的病候联系起来。其中《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4]在运气学说的范畴下,首次建立了脏腑病机纲领,强调六气(风、寒、暑、湿、燥、火)盛衰对五行脏腑的影响。如“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还以十九条作示范,阐述了辨证论治的总则。“审察病机,无失气宜”强调要参照气化规律即六气太过、不及与胜复变化,来审察脏腑的虚实病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即要找出证候与病机的内在联系,按其类属以辨证求因。“必先五脏,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表明必须掌握六气的胜、复、淫、变和脏气之间的生克乘侮规

律,从而纠正脏器的偏盛偏衰状态。金代刘河间就此发挥总结了“五运主病”、“六气为病”的脏腑病机论,并且成为张元素脏腑辨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汉易阴阳爻变与六经(脏腑)病证

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已明显具备了阴阳五行合流的思想以及汉代儒家易理观念。如《伤寒杂病论·自序》说:“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秉五常以有五臟,经络俞府,阴阳会通,玄(幕)幽微,变化难极。”^[7]仲景创六经辨证,源于《内经》而异流。从其六经辨证体系看,三阴三阳六经与脏腑是不可分割的,六经病证是经络脏腑病变的反映,其中,三阳证以六腑的病变为基础;三阴证以五脏的病变为基础。脏腑经络是六经气化活动的场所。六经气化活动有表里、升降、离合之分;从脏腑看,三阳主外运从下而上,三阴主内用,从内而外,合则阴阳配偶,离则各异其用,活动形式,不外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动静、阴阳失衡便产生病理变化。伤寒六经从太阳病到厥阴病就是把不同脉证,根据六经阴阳之气的多少异用相应的表现出来,形成了六大类既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病证。例如阳明经病证,“阳明代表阳气极盛的阶段,在这阶段的气化活动,从天象看,已由天空下临地面,从人身看,在时令之地气即应在胃上。所谓阳明属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正因为阳热之气极盛,遏而不能行,聚于胃肠,则形成胃家实之证,不管阳明经证、腑证,都反映了这一特点,阳气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则由盛转衰了”^[8]。

而汉代易学无论孟喜京房,还是郑玄、荀爽,他们都从卦象中三阴三阳六爻的消长、升降、离合来说明万事万物的始、兴、盛、衰又终而复始的发展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六经辨证同汉易一样,注重阴阳二气的气化运动,并且同样具备时空和数的规定性。

秦汉时期,脏腑辨证是在中医学最核心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孕育成形的,而该时期的易学同样借助于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弥纶三才之道的宇宙时空模式,它们有着一致的自然哲学背景,可谓异曲同工。也许,易经、阴阳、五行本就同出一源,随时代的发展而分流,后来又相融共参,从脏腑辨证说的形成及易学的发展已可资鉴证。

参考文献

- [1]佚名.易经[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218,260.
- [2]朱伯崧.易学哲学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150,153.
- [3]刘大钧.京房易传导读[M].济南:齐鲁书社,2002:135.
- [4]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79,119,59,476.
- [5]田合禄.周易真原[M].山西: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290.
- [6]郭霭春.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75.
- [7]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7.
- [8]邹学熹.中国医易学[M].重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687,688,688.

(收稿日期:2007-05-11)